



发现

秦始皇登峰山是羊在驾车吗

图文 苑举磊

本纪》又载：“二十八年，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峰山。立石，与鲁诸儒生议，刻石颂秦德，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”，讲的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率群臣东巡，“乘羊车故道”首登峰山，并命丞相李斯撰文刻石，颂其功德，即著名的《秦峰山碑》。

后来诗圣杜甫来兖州，他在《登兖州城楼》一诗中，描述了纵目远望时看到和想到的景物。其中，“孤峰秦碑在，荒城鲁殿馀”，写的是东南方孤立的峰山之上，还有秦碑在；峰山往东不远，已经荒废的曲阜古城内，还有汉代刘歆建造的鲁国宫殿遗迹。

根据资料记载，秦碑在唐代晚期已损毁，今天存留的是元代复刻品。明万历十六年（公元1588年）六月王自谦书“羊车故道”4字碑，碑阴刻邑人麓原公潘榛《峰路十句文》，其文云：“历千百春秋，人络绎不绝，皆求畅言进取，试探万干回，果然走出了路……”时至今日，“羊车故道”的刻石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仿佛在诉说着秦皇驾临的盛况。

羊车故道位于峰山东南，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，乘羊车驾临峰山所经之路而

得名。由太平兴国寺南口，沿大百步石而上，一路东北，到大石竖止。刻石“羊车故道”为李铎于甲戌年题写，是峰山风景区的标志性景点。

此处为什么叫“羊车故道”，是由于峰山石滑坡陡，不方便行走，当年秦始皇就是坐着“羊拉的车”上去的，所以称为“羊车故道”。那么，羊车到底是不是“羊拉的车”呢？

相传在黄帝时代，中国人就已发明了车，《左传》和《墨子》《荀子》等书则记载了奚仲造车的传说。而从甲骨文和商周的考古发现，也可证明我国有着悠久的造车和驾车历史。

车作为先民陆路交通的重要工具，一般以役使畜力为主，也有用人力推挽的。在畜力车中，又以马车、牛车、驴车、骡车最为常见。说到羊车，按常规理解自应指羊拉的车。但在我国古代，最初的“羊车”并非指羊驾之车，后来的羊车也不都用羊来牵引。

羊车早载于《周礼》，《周礼·考工记》便有关于“羊车”的记载。东汉刘熙在《释名·释车》中这样解释：“羊，祥也。祥，善也，善饰之车。

今续车是也。”《逸雅》一书也有相同记载。这说明东汉时的“羊车”其实就是牛车，只不过它的装饰较为讲究罢了。由于这种小轮车装饰华美，因而在皇宫中较为适用。

历代也一直把羊车列为宫廷用车之一，这在正史的《舆服志》或《礼仪志》中多有记载。另据《隋书·礼仪五》云：“羊车一名犂，其上如辎，小儿衣青布袴褶，五辮髻，数人引之。时名羊车小史。汉世或以人牵，或驾下马。”又云：“其制如轺车，金宝饰，紫锦穗，朱丝网，驭童二十人，皆两鬢髻，服青衣，取年十四五者，谓之羊车小史。”

犂，在古代是用人力牵挽的车。轺车，是西汉时代一种轻便快捷的小车，双曲辕驾单马，上有篷，可四向远望，官吏公务外出多乘坐之。羊车既然“一名犂”，又“其制如轺车”，则应当是一种人力轻便车，车身及车轮都会有彩漆，或镶嵌金宝，张以锦盖，悬以丝幔。拉车的均为十四五岁的少年，头上梳着两绺或五绺发髻，身着青碧色的衣裤。

由此看来，秦始皇当年所乘“羊车”，可能就是装饰讲究的小车，而非“羊拉之车”。

传说

王小砍柴遇皇姑

庄新明

在泗水南山脚下，住着一对母子。母亲年迈体弱，儿子王小是个朴实憨厚的青年。他心地善良，靠砍柴为生，日子虽清贫，但母子俩相依为命，过得倒也踏实。

一天清晨，王小在山上砍柴，一只被老鹰追赶的白喜鹊飞到他身前。王小心生怜悯，挥起斧子赶跑了老鹰。白喜鹊停在他的肩头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仿佛在说：“恩公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王小微微一笑，没放在心上。

又一天下午，王小上山砍柴，突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。他赶紧爬上一棵大树躲避，隐约看见一个妖怪背着一位美貌女子匆匆经过。那女子哭嚎不停，显然是被妖怪抓走的。

王小怒火中烧，抡起斧子扔了过去，正中妖怪的脖子。妖怪惨叫一声逃走了，在地上留下一串血迹。王小从树上下来，顺着血迹一路追踪，来到一个被荆棘遮住的小洞前。他顾不得刺痛，拨开荆棘，见洞内一片漆黑，决定先回家，砍些柴草再做打算。

回家路上，王小听到人群议论纷纷，原来当今皇上的妹妹——皇姑被妖怪抓走，官府贴出皇榜，承诺救回皇姑者，男的招为驸马，女的赏赐金珠宝玉。王小心里一动，决定去救皇姑。

王小揭了皇榜，被送到县衙。县官是个大贪官，半信半疑，和狗头军师黑鸟鸦密谋后，让王小带路，自己坐着八抬大轿，带着衙役们上山。来到洞口，县官让王小下去。王小无奈，只得在腰间系上绳子，被衙役们慢慢放到洞底。他往前走，渐渐亮堂起来，听到了女子的抽泣声。

王小向那女子说明来意，那女子正是皇姑。她告诉王小，妖怪被砍伤后，让她煮盐水清洗伤口，准备明天拜堂成亲入洞房，后天吃掉砍伤他的王小。皇姑让王小藏在裙下，进了妖怪的卧室。

那是个牛头马面的怪物，身高丈二，嗅觉灵得很。他察觉到陌生人的气味，好在皇姑机智应对，让他转过身去。伤口血肉模糊，皇姑倒上盐水，妖怪疼得嗷嗷叫，没多久就睡着了。皇姑趁机踢了王小一下，他心领神会，从裙下钻出来，一斧砍下妖怪的头，又施妙计解决了小妖们。

要出洞了，王小让皇姑先上去。皇姑感激他的救命之恩，递给他一块罗帕，说是定情物。王小收好罗帕，用绳子捆在皇姑腰间，晃动绳头的铃铛，洞口的衙役拉绳，皇姑上去了。

县官大献殷勤，抬轿送皇姑回县城。留下的两个衙役暗中作梗，用绳子把王小拉到半空时，一松手，王小就摔了下去。他们回去说，绳子断了，王小摔死了。皇姑大哭，县官又护送她回京城。

王小坠入洞底，昏迷了七天七夜才醒来，发现洞壁上有一条小白龙。它是泗水龙王的女儿，因酒后行雨触犯天条，被玉帝钉在这里。王小帮她拔掉钉子，小白龙立刻变成白面书生，两人结拜为兄弟。小白龙又腾云驾雾，把王小送回家。

回到家里，王小见老娘哭得两眼红肿。原来，县官说他救皇姑时摔死了，皇上赏赐了县官和衙役们很多金银财宝。王小这才明白自己遭人算计，气得直哆嗦，向娘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娘这才相信他。

正好，黑鸟鸦路过，听到这话，从门缝里偷偷一看，发现王小没死，吓得跌跌撞撞跑回县衙。县官又以有人冒名顶替王小为由，派衙役前来捉拿。王小双拳难敌众手，罗帕被抢走，身上也多处受伤。

好不容易逃脱的王小，向泗水河跑去。他听小白龙说过，泗水河里有龙宫。他纵身跳入河中，河水自动分开，一队虾兵和一队蟹将前来迎接。在后面追赶的衙役看得目瞪口呆，回去禀告县官说，王小跳入泗水，被虾兵蟹将吃掉了。县官与黑鸟鸦摆宴庆祝，以为再没有后患。

虾兵蟹将领着王小来到龙宫，小白龙早已等候，两人相见甚欢。在龙宫，王小吃喝的都是美酒佳肴，但他挂念母亲，想着早点回去。小白龙说：“我父王会赠给你金银财宝，你都别要，只要龙宫门环上的那个小葫芦，能保全你的三个心愿。”王小依言而行，得到了小葫芦。

回到家中，王小先是许了第一个心愿，找回了罗帕；又许了第二个心愿，让娘如愿看了七仙女跳舞。七仙女出现在门前，载歌载舞，把娘看得目瞪口呆。然而，这一切又被黑鸟鸦看到了。他是个老色鬼，非要与仙女跳舞，结果仙女们化作清风，钻进了小葫芦。

黑鸟鸦心生一计，摆下酒席，假装为王小接风。王小不知他干过的坏事，禁不住诱惑，赴了宴。结果，黑鸟鸦暗下蒙汗药，骗取了小葫芦，随后麻倒了王小，用绳子捆得像个粽子，扔进了后院的枯井，盖上了大石板。

黑鸟鸦拿到小葫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还没等他许完心愿，那只白喜鹊从天而降，衔走了小葫芦。黑鸟鸦急得拉弓射箭，白喜鹊扔掉小葫芦，正巧落在一只锦毛鼠的脚下，锦毛鼠衔起葫芦就跑。

黑鸟鸦命人追赶，锦毛鼠跑啊跑，跑到了大厅里，爬上了梁头，钻进了瓦缝间。黑鸟鸦下令拆房，弄得尘土飞扬。锦毛鼠又跑到另一个大厅，再跑，再拆，再跑……最后拆了四五座大厅，锦毛鼠跑到了大街上。白喜鹊飞来，又衔走了小葫芦。

再说，皇姑听说救命恩人王小郎摔死，一直闷闷不乐，整天在后花园唉声叹气。这天，白喜鹊衔着小葫芦飞来，围着皇姑叫个不停。皇姑叹道：“你知道我的心意吗？”白喜鹊似乎听懂了她的话，把小葫芦放在地上，竟从里面飞出了那件定情的罗帕。皇姑手握罗帕，泪如雨下，喃喃道：“莫非王小还在人间？你能带我找到他吗？”白喜鹊点头，示意皇姑跟随。

皇姑立刻禀告父皇，皇帝派将军带兵，白喜鹊飞在前，皇姑坐轿在后。众人来到泗水，找到黑鸟鸦的后院，掀开枯井的石板，救出了王小。王小对着小葫芦许下三个心愿：“希望宝葫芦物归原主，回到泗水河龙宫。”话音刚落，小葫芦发出一道光芒，飞向了泗水。

王小的小葫芦舍不得离开泗水，皇姑便与王小在这里成亲，男耕女织，生儿育女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多年后，皇姑与王小去世，合葬在南山脚下，就是现在的皇姑坟。而那只白喜鹊，也时常在墓前盘旋，守护这对有情之人。根据赵忠斌(89岁)口述整理

外地人看济宁

李白的诗酒济宁

浙江宁波 石佳峰

济宁，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蘊的城市，在千年前曾迎来一位伟大的诗人——李白。从36岁至59岁，他在此客居23年，济宁的一草一木、风土人情都融入了他的笔墨之中，成为了他诗歌世界里独特而璀璨的存在。

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，李白携妻许氏、女儿平阳来到任城，也就是如今的济宁。在这里，他开启了一段与这座城市相互交融的生活，儿子在此出生，女儿在此长大。济宁于他而言，已然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乡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“我家寄东鲁，谁种龟阴田”，一个“家”字，饱含着深深的眷恋，道出了他对济宁这片土地的归属感。

济宁的山川景色，常引得李白诗兴大发。那壮丽的山河，在他笔下幻化成了绝美的诗篇。他眼中的任城是这般雄丽：“香阁倚日，凌霄霄而欲飞；石桥横波，惊虹彩而不去。其雄丽有如此焉。”

这般描绘，让我们仿佛看到楼阁高耸，似要冲破云霄，石桥横跨碧波之上，如彩虹静卧，绚丽而又壮观，尽显济宁城的大气磅礴与独特韵味。

李白好酒，在济宁的时光里，美酒相伴的日子也催生了诸多佳作。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或许，在济宁的某个静谧月夜，他就是这样自斟自饮，对着天上明月与地上影子，倾诉着心中的豪情与愁绪。济宁的月光洒落在他身上，见证了这位诗仙的洒脱与浪漫，也让这句带着济宁那夜的气息流传千古。

济宁的淳朴民风，也深深触动着李白的心弦。他游历此地，感受着百姓们质朴的生活，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汲取创作的灵感。“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。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

那如汶水般浩荡的思念里，又何尝没有对济宁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牵挂呢？他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书写之中，用诗歌记录下那些温暖又真挚的人间烟火气。

李白在济宁期间，足迹遍布山东大地，他四处游览，所见所感皆化为诗篇。“五月相呼渡太行，摧轮不道羊肠苦。行来北凉岁月深，感君贵义轻黄金。”在跋涉的旅途中，济宁给他的力量，他对这片土地情义的珍视，都跃然纸上。

而在济宁城中，他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也会发出“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”这样的感慨，离别之际，对济宁的不舍之情，如同那落日余晖，悠长而深沉。

李白在济宁留下了大约59首(篇)作品，这里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所在。那些诗篇里，有对济宁自然景色的赞美，有对生活点滴的记录，更有对内心世界的抒发。他的诗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，将千年前济宁的风貌徐徐展开在我们眼前。

如今，李白虽已远去，但他在济宁留下的众多诗文与遗迹，已然成为历史文化的瑰宝。透过那些或豪迈、或婉约、或深情的诗句，依然触摸到那个时代济宁的温度，感受到诗仙在济宁时光的喜悦哀乐。

李白用文字让济宁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，让后世之人循着诗歌的脉络，去探寻这座城市曾经给予他的滋养，去领略千年前那段诗与城的美好故事。

在济宁的大街小巷，太白楼前仿佛还能看到李白醉酒吟诗的身影，还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。他笔下的济宁，将永远鲜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里，成为我们心中一抹独特而永恒的诗意色彩。

风物

礼部尚书督建的郭朝宾百年后花园

图文 魏朝凯



之后的话题，于慎行建议郭朝宾，请人选择一处宝地作为百年之后的墓地，郭朝宾欣然应允，并将此事托付给了于慎行。后来的岁月，就有了这片郭家墓林。

令汶上县人津津乐道的“小县不大四尚书”之一的郭尚书，为人谦虚谨慎，历任户部主事、郎中、大同督饷，为河南、陕西左右布政使，顺天府尹、浙江巡抚等职，万历二年任工部尚书，三朝元老，被神宗皇帝称为“能任大事，决断神敏，国之栋梁”之人。他以诚信待人，判事准确果断，对下属不苛求、不计较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受人尊敬和拥戴。

万历皇帝下旨，位高权重的礼部尚书于慎行亲自督建汶上郭朝宾墓，反映出朝廷对能臣良将的褒奖与认可，也是百姓对其世代怀念的历史见证。历经数百年沧桑，郭尚书墓已成为汶上旅游观光的几大著名景点之一。

故里钩沉

留在济宁一化工的青春记忆

丁庆昌

1970年2月17日，一纸厂通知书让我心花怒放。我沐浴着朝霞的温柔，任春风轻拂着面颊，怀揣着无尽的憧憬，前往济宁第一化工厂报到上班。

这座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化工厂，原为私营东星化工厂。孩提时代，我们一群小伙伴常在家后李家林那片荒芜之地嬉戏，攀爬着石马，骑坐在石人之上。未曾想，这片曾经的荒芜之地，竟成为现代化的工厂。

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洗礼，完成了公私合营，它更名为济宁第一化工厂，是地方上的国营大厂之一。大门朝东，巍然屹立于文胜街南口，仿佛一位守护神，守护着这片热土。

厂内外清扫一新，迎接春节后归来的职工，也欢迎我这个新学徒。到了厂部，尚未来得及落座，时广泗厂长便热情地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，与我亲切交谈。

厂领导们知晓我是分配来厂，简短地询问了我的情况，并对我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。时厂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安排你干锅炉工，恰好锅炉正在维修，你可以先休息两天再来。”我满怀激情地回应：“在家闲不住，明天我就来上班。”

次日清晨，我进厂后直奔锅炉房。班长与师傅们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。当我穿上那身沉甸甸的工作服，内心的激动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。一个农民的儿子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光荣的国营企业职工，这不仅梦想的实现，更是人生的华丽转身。

学习检修与操作技术，每一个细节都铭记于心。那些陌生而又新鲜的名词——兰克夏、离子交换、研磨，如同一个个待解的谜题，激发着我探索未知的热情。

熟悉工具、设备零部件，结识身边的师傅与炉工，克服初来乍到的不适应，是入厂后的第一关。而锅炉房的艰苦劳动，更是对我的严峻考验。

入厂一周，为了转移组织关系和登记户口，我分别去了东五里营公社和郊区机关。同志们非常热情地问我那间，特别是郊区派出所的赵连元所长，非得留下我喝酒，还让崔昌槐作陪。我们三人曾经是同一个学习班的。

一化工锅炉房的阮班长，是一位诚实质朴的老师傅，初次相见就令我肃然起敬。韩班长、吴老师、纪老师以及张成贵，他们对我关照备至，十分友好，视我为并肩作战的伙伴，而非初出茅庐的学徒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是自机关下放的文化人，有着别样的光彩。

不久，新一批学员来了，刘继才同志便是其中之一。因为我在永丰街工作时认识刘继才的母亲，加之我稍早几天入厂，年长几岁，刘继才对我尊重有加。我们与锅炉工们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

和工人同志打成一片，是我初入职场的第一份答卷。正是我的诚恳与好学，赢得了师傅与同事们的认可与喜爱。锅炉工的世界，与机关干部的形象迥然不同，要脚踏实地，勤勉劳作，每一滴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。若无扎实技术，只知袖手旁观，必然遭人

轻视。

我到新华书店买来锅炉技术书籍，虽然枯燥难懂，我却像啃硬骨头一样细细咀嚼，甘之如飴，从理论入手，力图揭开锅炉构造与实际操作的神秘面纱。我们烧的这台锅炉，是卧式“兰克夏”，由苏联引进，设计精良，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。